

白话聊斋

一个亦真亦幻、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【清】蒲松龄

著

江云 译文

二



白话聊斋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江云 译文

一个亦真亦幻、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捉鬼射狐

李著明是睢宁县令李襟卓先生的公子，为人豪放爽快，从
不畏缩胆怯。他也是新城县王季良先生的内弟。王季良先生
家亭台楼阁很多，常常见到怪异的现象。因为贪图楼阁上的凉
爽，李公常常在炎热的夏季到这里来寄宿。有人告诫他，说这
里有鬼怪，李公笑而不听，坚持让人在那里摆床。主人只好依
照他的要求去做，并嘱咐仆人陪他同睡。李公拒绝了，说：“我
喜欢一个人睡，平生不知什么叫害怕。”主人于是叫仆人在香炉
里点上去浊避邪的安息香，并按照李公的卧息习惯铺好床，然
后熄灭了烛，关上门走了。

李公躺下大约有一个时辰，忽然在月光中看到桌上的茶碗
歪斜着旋转起来，不掉也不停。李公大声喝斥，茶碗响了一声
后立即停下来。紧接着，又像是有人拔掉了香炉里正在燃烧的
香束，在空中摇曳晃动，一左一右地划着各种花样。李公起身
斥责道：“是什么妖魔鬼怪，竟敢如此放肆！”说完话，便赤裸着
身体下了床，打算近前去捉。他用脚去寻床下的鞋子，只找到
了一只，等不及在黑暗中继续寻找，赤着脚扑向香束摇曳的地
方，那香束立即又插回到香炉里，寂静无声，没有一点曾经动过
的迹象。李公弯着腰摸遍了所有黑暗的角落，忽然，一件东西
飞过来打在他的脸上，觉得像是只鞋子，去找时，却也没有找
到。于是打开门，下了楼，呼唤仆人点上蜡烛继续寻找，可还是
空无一物，就重新睡下。等到天亮以后，又叫了几个仆人为他
寻找鞋子。仆人们翻开席子，挪走床铺，还是不知鞋子在什么

地方。过了一天，偶然一抬头，看见一只鞋子夹在椽条中间，挑拨下来，正是李公的鞋子。

李公本是益都县人，因事客居在淄川县孙家的大院里。孙家的院落十分宽敞，大都闲置无用，李公仅仅居住其中的一半。南院与一座高楼相邻接，中间只隔了一道墙。常常能看到楼阁上的门自开自闭，李公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一天，李公偶尔与家人在院子里闲聊时，楼门开了，忽然有一个小人面向北面坐着。小人身高不足三尺，着绿袍，穿白袜。众人指着他看。他也不动。李公说：“这是狐狸。”急忙取来弓箭，对着楼门就要拉弓。小人看见了，发出一阵嘲弄的笑声后，便不见了。李公提着刀登上楼阁，一边咒骂，一边搜寻，到底什么也没看到。便回来了。从此，怪异的现象便没有了。李公在那里住了好几年，一直平安无事。

李公的大儿子叫李友三，是我的亲家。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看到的。

异史氏说：“我出生太晚了，没能赶上侍奉李公。然而，听父老们讲说，李公大致是一位慷慨刚毅的大丈夫。仅从这两件事来看，大概的情形便可知晓了。浩然正气存于胸中，鬼狐又能怎样呢？”

蹇偿债

李著明先生为人慷慨大方，十分乐意帮助他人。他有个同乡某某，受雇为他干活，就住在他家里。这个人从小便游手好闲，不会做农活，家中很是贫穷。然而，他会一些小手艺，常常

做一些杂活，李公每每给他优厚的报酬。每当没米下锅了，他就向先生讨要，先生就周济给他一升半斗的。

一天，这人对先生说：“小人每每受到先生的帮助，一家三四口才没有饿死。但如此下去，又能维持多久呢？请求主人借给我一担绿豆做资本，我好用它做点小买卖。”先生很愉快地答应了。立即让人给了他。这人背走了绿豆，可一年之后，一点也没有偿还。等到去询问他时，用作资本的绿豆早已用光了。先生可怜他家中贫穷，也就没有索要。



塞中情事記分明
 償王償世問債神
 應心驚

先生曾借住在一个荒凉的寺院里读书。大概是三年后的一个夜晚，先生忽然梦见那个贫穷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小人欠了先生的绿豆钱，今天特来偿还。”先生安慰他说：“如果我要讨债的话，那么，你平时欠我的，又怎么能算得清呢？”那人神色忧郁地说道：“的确是这样。如果替人做过一些事情，而接受了人家的千金酬劳，就是不报答也还说得过去；如果是无缘无故地接受了别人的资助，就是一升半斗，也不能忘记，何况

我还受了你这么多的资助呢!”说完,就走了。醒来后,先生很是疑惑。隔了一会儿,家里人来告诉先生说:“昨天夜里,家中的母驴生了一头驴驹,这驴驹还长得挺高挺大的。”先生忽然醒悟说:“这驴驹莫非就是那可怜的人变的?”过了几天,先生回到家中,见了那个驴驹,开玩笑似地用那人的名字叫了它一声。驴驹马上跑到他的面前,好像跟他很熟悉似的。从此以后,先生便以那人的名字称呼驴驹。

有一次,先生骑着这头驴到青州,衡王府的内监看到这头驴很是喜欢,愿意出高价购买。价钱还未商定,碰巧先生的家里有急事不能等待,便骑着驴回去了。又过了一年。驴驹因和一头雄马同槽共食,被雄马咬断了腿骨,无法医治。有一个兽医到了先生家,见了这头驴,对先生说:“请把这头驴交给我,早晚治疗,需要一段时间。万一治好了,卖了钱和先生平分。”先生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
几个月之后,兽医治好驴后,将它卖了,得了一千八百钱,把其中的一半送给先生。先生拿到钱后,忽然想起,九百钱的数目正好是那担绿豆的价钱。唉!在阳世上欠下的债,到了阴间还要偿还,这足可劝戒人了。

鬼作筵

秀才杜九畹的妻子病了。正值重阳佳节,杜秀才被朋友们招去准备参加登高、赏菊、饮酒的茱萸会。早晨起来,梳洗完毕,杜秀才告诉了妻子他要去的地点。穿上衣服,戴上帽子,准备出发的时候,突然发现神智不清的妻子絮絮叨叨的像是在跟

什么人说话。杜秀才觉得很奇怪，走近床前想询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妻子竟一口一声地管他叫儿子。家里人心想这必有缘故。当时，杜秀才的母亲刚死，棺材还没有下葬，家里人怀疑是他母亲的灵魂附在了他妻子的身上。于是，杜秀才便祝祷说：“你莫非是我的母亲？”妻子骂着说：“畜牲！怎



么连你父亲都不认识了？”杜秀才说：“你既然是我的父亲，为什么回来在儿媳身上作怪？”妻子呼唤着他的小名说道：“我是专门为儿媳的事回来的，你为何反而埋怨我？儿媳本应马上就死，有四个人前来勾她的魂。为首的一个叫张怀玉。我苦苦哀求，他们才答应不抓她。我答应给他们一些礼物，你应该马上备办。”杜秀才按照父亲的意思，在门前焚烧了一些纸钱。这时，他的妻子又说话了：“那四个人已经走了，他们不忍心驳我的面子。三天后，应办个酒席酬谢他们。你的母亲老了，手脚不灵便，不能料理饮食之事，到时，还得麻烦儿媳走一趟。”杜秀才说：“阴间和阳世是两个世界，怎能让她一个活人去为阴间的

人做饭？还望父亲原谅。”妻子说：“儿子不要害怕，她去去就回来了。这是为了她的事，应当不怕辛苦。”说完了话，妻子便昏迷了，过了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。杜秀才问起她刚才说过的话，她模模糊糊地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只是说：“刚才看见来了四个人，想捉走我。幸亏公公哀求，又从口袋里掏了钱给他们，他们才走了。我看见公公的袋子里还剩有两锭银子，便想偷偷地拿一锭回来，以做糊口之用。不料想被公公看见了，还遭到一顿斥责。公公说：‘你想干什么！这东西难道是你能用的！’我赶紧缩回了手，没敢再动。”杜秀才因为妻子病得很厉害，神智不清，所以对她所说的话是半信半疑。

过了三天，杜秀才正与妻子说笑，妻子忽然间便瞪圆了眼睛，过了半天才说：“你老婆太贪了，那天一看见我的银子，便产生了非分之想。但大概是太穷了的缘故，所以也不怪她。现在，我要将她带走，替我料理厨房里的事情，你不要担心。”话刚说完，妻子竟气息奄奄地死去了。大约有半天功夫，才苏醒过来，告诉杜秀才说：“刚才公公叫我去，对我说：‘不用你亲自操作，炒菜做饭的人我这里有。你只需坐在一边指挥一下就行了。我们阴间办事喜欢丰满，盛各种饭菜时都要堆满超出碗盘之上，一定要记住’。我答应了。到了厨房，我看到两个妇人正在案板上切菜，都穿着滚了绿边的天青色的衣服。她们管我叫嫂子，而且，每次往碗盘里盛放菜肴时，都要请我看看。先前来勾我魂的那四个人都坐在席上。等筵席完毕，碗盘酒杯都收拾存放在储藏器中，公公才叫我回来。”杜秀才听了，大为惊异，常常将这事说给他的同事们听。

胡四相公

莱芜县的张虚一是学使张道一的二哥。这人性情豪放，不受任何约束。听说本县某人的宅院成了狐狸的安乐窝，他便拿着名片，恭恭敬敬地前去拜访，希望能见狐狸一面。他把名片塞进门缝中，过了一会，门便自动打开了。随身的仆人见状，吓得掉头就跑。张虚一却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，见客厅里桌椅床几均摆得整整齐齐，但静悄悄地无一人。张虚一拱手作揖祝祷说：“小生我诚心实意地前来拜访，仙人既然没有将我拒之于门外，何不彻底让我一睹面容？”话音刚落，忽听得空无一人的房子中有人答话说：“劳先生大驾光临，真可谓空谷足音啊！请坐下说话。”随即就有两把椅子自动移动，面对面地摆放在一起。张虚一刚刚坐下，又有一个镏漆的红色茶盘托着两盏香茶，悬放在张虚一和对面那把椅子的面前。张取了一盏，喝了起来，听到对面有喝茶的声音，却始终看不到喝茶的人。喝完了茶，就有酒菜摆了上来。张虚一详细询问对方的身世，对方回答说：“小弟姓胡，排行第四，仆人们都称呼我为胡四相公。”二人互敬互饮，高谈阔论，意气十分相投。席上鳖肉鹿脯，夹杂着时蔬香菜，十分丰盛。递酒送菜的似乎有许多小厮，喝完了酒，张虚一很想喝茶，念头刚一在脑海中转动，香茶已摆在了他面前的桌上。凡是他心中想要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随着他的念头出现就送上来的。张虚一十分高兴，一直喝到酩酊大醉，才告辞回家。从此以后。他每隔三五天就要到胡家去一趟，胡四相公也时常到张家来，两人都以宾主之礼相待。

有一天，张虚一问胡四相公说：“南城中有个巫婆，每天借托狐仙给人治病，向病人勒索财物。不知她家的狐仙，你是否认识？”胡四相公说：“那巫婆是胡说八道，她家根本没有狐狸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张虚一出去小便，听得有人小声说道：“刚才您说的那个南城假托狐仙的巫婆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？小人想跟着先生去看一下，麻烦您跟我的主人说一下。”张虚一知道说话的是个小狐狸，便答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于是在席上向胡四相公提出请求：“我想要一两个你手下的仆人跟我走一趟，去看看南城那个自称是狐仙附身的巫婆，敬请你答应。”胡四相公一再说没有这个必要，张虚一再三请求，他便答应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张虚一告辞出来。他刚一出门，便有马儿自动走到他的跟前，好像有人牵着似的。张虚一骑马而行，一路上小狐陪伴着他聊天。小狐说：“以后先生行走在路上时，觉得有细沙散落在衣襟上，就是我们跟随在您的后面。”说话间，他们已进入南城，到了巫婆家。巫婆见张虚一来，笑着迎上来说：“贵人怎么突然有空光临？”张虚一说：“听说你家的狐崽子很灵验，果真是这样吗？”巫婆正颜厉色地说道：“如此轻薄的话，不应当从贵人嘴里说出来！怎么能随便叫狐崽子？恐怕我家花姐听到不高兴！”巫婆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半空中忽然飞来半块砖头，砸在了她的胳膊上，巫婆踉踉跄跄地险些栽倒。她大吃一惊，对张虚一说道：“官人你怎么能拿砖头砸我老婆子？”张虚一笑着说：“老婆子眼瞎了吧！你何时看到过自己的额头被砸破了，反倒要冤枉手插在袖子里的旁观者？”仓卒之间，巫婆没有看清砖头是从哪里打出来的。就在她疑惑不解、四处张望的时候，又有一块石子飞落下来，击中巫婆，将她打倒在地，接着，污泥脏水纷纷落下，把巫婆的脸涂抹得像鬼一样。吓得她哀号不止，大喊饶命。张虚

一请小狐狸饶了她，这才停止。巫婆急忙爬起身逃进屋里，关上门再也不敢出来。张虚一喊着问她道：“你的狐赶得上我的狐吗？”巫婆只是连连谢罪。张虚一抬头望着空中，告诫小狐狸不要再伤害巫婆，巫婆这才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。张虚一笑着劝告了她一番，方才回去。

从此以后，每当他行走在路途上，觉得有细沙淅淅沥沥地往下落时，就喊小狐狸说话，每次都有应答。有小狐狸做依靠，张虚一连虎狼强盗都不害怕。这样过了一年多，张虚一跟胡四相公成了莫逆之交。他曾经问胡四相公的年龄，胡四相公说确实记不清了，只是说：“我亲眼见黄巢造反，就像发生在昨天。”

一天晚上，两人正在闲聊，忽听得墙头沙沙作响，声音很猛烈。张虚一觉得奇怪。胡四相公说：“这一定是家兄。”张虚一说：“何不邀他来一起坐坐？”胡四相公说：“他的道行很浅，只要能抓只鸡吃吃就很满足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张虚一对胡四相公说：“交情之深，像我们两人这样的，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的了；然而，我始终未能看到你的面容，确实属于一大遗憾！”胡四相公说：“只要交情深就够了，见面干什么？”

一天，胡四相公置办了酒席，邀请张虚一前往赴宴，顺便向他告别。张虚一问道：“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？”胡四相公说：“小弟生在陕西，现在要回去了。先生常常为与我面对面却不能看到我的面容而感到遗憾，现在就请你认一认相交数年的好朋友，以后见面时也好相认。”张虚一四下张望，但什么也没看到。胡四相公说：“你把卧室的门试打开，小弟就在里面。”张虚一即推开门一看，见里面有个美少年，正在对着他微笑。美少年衣冠楚楚，眉目如画，转眼之间，就不见了。张虚一转身走出，后面便有杂乱的脚步声跟着他，并说：“今日总算消除了先

生的遗憾。”可是，张虚一依然恋恋不舍，不忍与胡四相公分别。胡四相公劝他说：“人生离合自有定数，何必如此介意呢？”说完，便用大杯劝张喝酒。两人一直喝到半夜，胡四相公才让人挑着纱灯将张虚一送了回去。等到天亮以后，张虚一再去探望，就只剩下一座冷冷清清的空房子了。

后来，张道一先生做了四川学使。张虚一仍像以前一样清贫，因而千里迢迢地去看望弟弟，原指望能得到一笔丰厚的馈赠。住了一个多月后返家，和原先的愿望差别很大，一路上，他骑着马儿唉声叹气，没精打采地如同木偶。忽然间，有一个少年骑着小青马，悄悄跟在了他的后面。张虚一回头一看，见少年的服装与坐骑都很华丽，神态也十分文雅，便与他聊了起来。少年察觉张虚一不高兴，就问他有什么心事。张虚一叹着气将在弟弟那里受到的冷遇说给少年听。少年也着意安慰了他一番。两人同行了一里多路，走到一个岔路口时，少年才拱手与张虚一告别说：“前面路上有一个人，将交给您一件老朋友送给您的东西，务请笑纳。”再想问个明白，少年已骑着马飞快地跑了。他想过来思过去，终究也没弄明白少年话中的意思。又走了二三里路，看见前面有一个老仆人，拿着一个圆形的小筐，献到他的马前，说：“这是胡四相公敬献给先生的。”张虚一才恍然大悟。接过筐子，打开一看，是白花花的一筐银子。回头再看老仆人，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念秧

异史氏说：人情险恶狡诈，到哪里都是一样，在南北交通要道上，其祸害更加厉害。像那种挽强弓，乘烈马，截掠人于城门之外的强盗，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好人；可是，有人割包盗袋，在大街上偷取他人的财物，使得他人回头一看，则已财物两空，这种人的用心不是更加险恶难测吗？还有那刚一结识，便甜言蜜语，以便能逐渐接近你，骗取信任，使得你对他深信不疑，误认为他是你的知心朋友，然后再骗取你的钱财，使你蒙受经济上的损失，这种见机行事，到处布网的人，情形各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谎言是逐渐积累并发生作用的，所以人们把它叫作“念秧”。如今，在北方的道路上，活动着许多这样的人，因而，遭受他们祸害的人不少。



我有个老乡叫王子巽，是本县秀才。因同族的前辈中有一位在京城被编入旗籍，任翰林院官员，王子巽便打算去探望他。他打点行装，一路北上。出了济南，刚走了几里路，便有一个骑着黑驴的人跑过来与他同行。这人不时地用一些闲言杂语引他搭腔，他也就跟着一问一答。那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姓张，是栖霞县署衙役，被县令派往京城办事。”他称呼起人来十分谦卑，做起事来很是勤快。跟着王子巽走了几十里路后，他又约请王子巽跟他住到一个店里。王子巽如果走在了前面，他便鞭打驴子紧追上来；王子巽如果落在了后面，他又会停在路边等候。王子巽的仆人很怀疑，绷起脸来拒绝他，不让他跟在他们前后。姓张的很是惭愧，便鞭打驴子走开了。到了晚上，王子巽主仆二人住进了旅店。王子巽偶然到院中散步，看到姓张的在外面的房子里喝酒。王子巽又是惊讶，又是疑惑，正在这当儿，姓张的已经看见了他，并立刻弯腰垂手，恭恭敬敬地站立在一边，谦卑得就像王子巽的仆人一样，稍稍向王子巽打了招呼。王子巽以为这不过是偶然碰上的，也就没有太在意。然而，王子巽的仆人整夜戒备着姓张的。雄鸡报晓时分，那人又跑过来呼唤王子巽一块上路。王子巽的仆人大声拒绝，他才自个走了。

太阳已经升起老高，王子巽才上了路。在路上行进了半日之后，前面出现了一个骑白驴的人，四十来岁，穿戴十分整洁，脑袋下垂，快要接近驴背，正在打盹，晃晃悠悠地似乎要从驴背上掉下来了。有时他骑着驴跑到了王子巽的前面，有时落在了后面，如此往复，走了有十多里路。王子巽奇怪地问他：“你夜里干什么去了，弄得白天困顿迷糊到如此地步？”那人听到，猛地伸了个懒腰，说：“我是清苑县人，姓许。临淄县令高檠是我

◆◆

的表兄弟，我的亲哥哥在他的衙门里教书，我去那里探望，得到一些馈赠。昨晚歇店，和‘念秧’住在了一起，我小心翼翼地提防着，一夜没敢合眼，以致弄得白天困乏无力迷迷糊糊的。”王子巽故意问道：“‘念秧’是怎么回事？”姓许的回答道：“你出门的时间太少，不知道其中的阴险狡诈。如今，有那么一些匪徒，用甜言蜜语诱惑出门在外的人，想方设法地与其拉关系，以图能同行同住，然后再寻机骗取钱财。前几天，我有个已经不太来往的亲戚，就是这样把路费弄丢的。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，都应时刻警惕。”王子巽点头称是。先前，临淄县令与王子巽有些交情，王子巽也曾经做过他的幕僚，知道他的门客中确实有姓许的，于是不再怀疑这个同行人了。而且，王子巽还对他问寒问暖，打听他哥哥的近况。许姓的约王子巽晚上在同一个客店里投宿，他也答应了。可是，王子巽的仆人始终怀疑这个姓许的是假冒的，暗中和主人商量，有意识地放慢速度，与他拉开距离，最后谁都看不见谁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主仆二人又遇到一个少年，年龄约十六七岁，骑着一匹健壮的骡子，衣着整洁、华丽，相貌也很俊美。一同走了很长的路，未曾说一句话。到了太阳偏西时，少年忽然说道：“前面不远处就是屈律店。”王子巽随便答应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少年又唉声叹气地抽泣起来，像是发生了什么让他受不了的事情似的。王子巽不经意地询问一下情况，他便叹着气说：“本人家住江南，姓金。三年灯下苦读，原指望能博得一个功名，不料想名落孙山。家兄在京城某部任主事之职，便带着家眷前去，想借此排遣一下胸中的烦闷。由于平时不习惯长途跋涉，看到这尘土扑面的情形，便感到烦恼不已。”说完话，少年拿出一块红色的绸巾擦起脸来，一声接一声地叹息个不停。



听他说话，操的是南方口音，娇美婉转如同女孩子一样。王子巽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少年，并用好话稍稍安慰了他。少年说：“刚才，我先跑了出来，家眷久久不见过来。怎么连仆人也没有赶到呢？天快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”他走一阵，看一阵，再留一阵，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。王子巽就先走了，距离便越拉越大。

到了晚上，王子巽投宿在一家客店。走进屋里，他才发现，靠墙的一张床铺上，早就有客人放了行李在上面。王子巽正想去问主人，即见一个人走了进来，将行李提了起来说：“你只管安置行李，我可以搬到其它房子里去住。”王子巽一看，正是那个姓许的人。王子巽便劝他不要搬出去，留下来和自己一起住。姓许的同意了，坐了下来和他聊天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带着行李走了进来，见王子巽和姓许的已经在房里了，便返身退了出去，嘴里还说道：“已经有客人在里面了。”王子巽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路上碰到的少年。还没等王子巽说话，姓许的已急忙站起来，拉住少年，让他留下来。少年也就坐下来了。姓许的询问少年的籍贯身世，少年又把在路上说给王子巽的话告诉了姓许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少年打开行李，从许多白花花的银子里称出一两多，交给店主，叫他置办一桌酒菜，供大家在夜谈时享用。王、许二人争相劝阻不必如此，他到底不听从。过了一会儿，酒菜摆了上来。席间，少年评诗论文，很是风流儒雅。王子巽向他探问江南考场中的试题，少年也都告诉了他。而且，他还诵读了承题和破题两段文字，以及文章中的得意之句。诵读完了，很为自己的才华不被赏识而愤愤不平。王、许二人听了，也替他惋惜不已。少年因为家眷落在了后面，夜里没有仆人使用，担心自己不会喂马，王子巽便让自己的仆人代他备好草料，喂了牲口，少年深表感谢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少年忽

然有些悔恨地说道：“我活了这么大，一直不顺利，就是出门在外，也没遇到什么好事情。昨天夜里投宿客店，与坏人住在一起，那些人掷骰喊叫，吵得人耳麻心烦，觉都没有睡好。”南方话把骰叫“兜”，姓许的听不懂，一再询问，少年用手比划它的模样，姓许的便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骰子，问道：“是这东西吗？”少年说是的。姓许的于是便用骰子作酒令。与大家高兴地喝起来。酒席快散时，姓许的请大家掷骰子玩，赌一个东道主，谁输了谁请客。王子巽以不会掷骰子推辞了。姓许的便与少年吆五呼六地玩了起来。他偷偷地对王子巽说：“你不要泄露机密。这个南蛮公子很有钱，而且年龄小，未必精通赌博的诀窍。让我赢他一些，明天好请你喝酒。”说完，两个人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。随即，那间房子便传来了吵吵闹闹的赌博声。王子巽偷偷地去看了一下，发现那个自称是栖霞县署衙的人也在里面。他怀疑这中间大有名堂，便拉开被子独自睡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那几个人一同来拉王子巽去赌钱。王子巽坚辞不去，说自己不会玩骰子。姓许的提出他自愿代王子巽辨认输赢，王子巽还是不答应。这伙人就强行代替他投掷骰子。只用了一会儿功夫，他便跑到王子巽的床前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已经赢了几个筹码。”王子巽在睡梦中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一声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有几个人推门闯了进来，操着一口满语，叽哩咕噜的。为首的一个人自称姓佟，是县里巡逻抓赌的。因当时禁赌的法令很严，所以大家都十分惊慌。姓佟的大声恐吓王子巽，王子巽也以翰林官旗号相抗衡。姓佟的这才消解了怒气，并跟王子巽叙起同隶旗籍之谊来，接着，又笑着请大家继续玩。众人果然又赌了起来，姓佟的也参予其间。王子巽对姓许的说：“你输了赢了我都不想知道。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睡个觉，